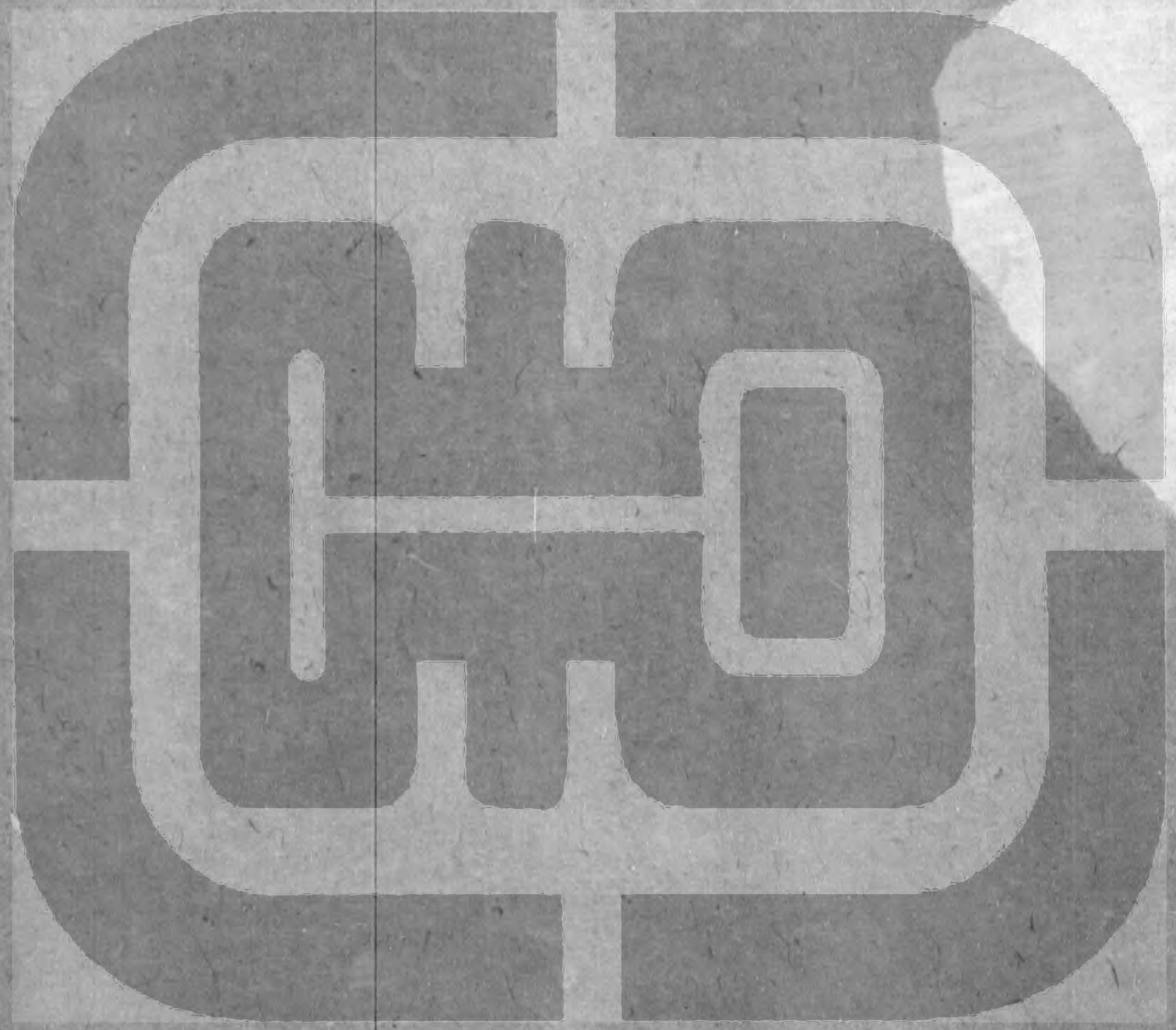


春秋

鄭

祭足　公子儵

罕虎　公孫僑　公孫舍之

燭之武　游吉

衛

石碏　石祁子　孔達

孔悝　孫良夫　甯速

北宮佗　寗俞
遽瑗　寗碩
史鰌　孫林父
宋
公子目夷　向成　樂喜
華元
秦
百里孟明視　華費遂

鄭

祭足字仲足鄭大夫也其先爲祭封人因以爲氏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嚴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

蔓草猶不可圖況君之寵弟乎不聽既而太叔將襲鄭
莊公伐之逐諸鄢而克之莊公二十四年祭足帥師取
溫之麥既又取成周之禾二十六年衛人以燕師伐鄭
祭足原繁泄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
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鄭以制人敗燕師于
北制三十七年王以諸侯伐鄭祭足從鄭伯敗王師于
繻葛祝聃射王中肩鄭伯使祭足勞王於軍且問左右
初祭仲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
故祭仲欲立之宋雍氏女於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

宗有寵於宋四十三年夏莊公卒昭公立宋人誘祭仲
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
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祭
仲立厲公厲公立四年祭仲專公患之使其婿雍糾殺
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遂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是以厲
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
公懼奔蔡而昭公復歸十三年鄭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
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渠彌懼誅弒昭公而立子

豐明年齊侯會于首止子豐會之高渠彌相秋七月戊戌齊人殺子豐而轘高渠彌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祭仲卒逆鄭子儀於陳而立之鄭昭公之為太子也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昭公固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聽是以及此終如祭仲之言

公子儇字子駟四穆公子也初成公如晉晉以鄭貳於楚也執公公子班立八公子繻為君鄭人殺繻立成公太子髡頑子班奔許既而諂盲人歸成公成公七年子班自訾

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耳及堙于市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遂從而殺之如字孫叔孫知十四年八公疾子駟請曰有於晉公曰葬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服我免寡人唯二三子已而公薨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不可違也從之僖公之為公子也於成公之十年與子罕適楚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既立而朝于晉子豐止之及將會子鄫子子駟相又不禮

焉侍者諫不聽又注殺之及鄭子駟使賊夜弒僖公以瘧疾赴于諸侯 周公生五年于駟奉而立之次年 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辟殺子狐子 子侯子丁孫擊孫黶出奔衛二年子國侵蔡有功楚 囊伐鄭討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 晉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 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遠事滋無成民急 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 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庶

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遠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請從楚駟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畧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

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鄙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三年晉知武子以諸侯之師圍鄭子駟行成同盟于戲將盟子駟及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晉命是聽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亦如之冬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

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子駟又嘗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馬簡公三年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尉止司城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公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子駟之子孫子罕之子也簡公三年楚公孫舍之字子展成公之子曰子西

伐宋漸侯救宋師于襄牛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晉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猶不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使皇耳帥師侵衛於是晉侵鄭鄭既患晉楚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不能也吾乃固與晉大夫若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

復子展曰師而伐宋不可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於是子展侵宋諸侯伐鄭乃與晉行成楚子囊將以秦師伐鄭公逆之更伐宋諸侯悉師以伐鄭觀兵于東門鄭復行成晉趙武入而與公盟子展出盟晉侯初子駟之遇害也子孔代當國政子孔弗欲去諸大夫十一年子孔將襲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故子庚治兵於

子展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故子庚伐鄭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國人憖子孔十二年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蟜子孔亦相親也譆之四年子然卒子孔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生子蟜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立子產爲卿十五年游販如

子展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蟜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蟜子良出奔楚楚以子蟜爲右丑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十五年游販如

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已而其夫攻子明
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其子良而立太叔曰國卿君之
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難求亡妻者使
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十七年陳侯會楚子
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明年子展及子產帥車七百
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遇
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子之而
授公車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
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

以待於朝子展執鞏而見哥鍾而拜稽首厚飲而進獻子皮
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
還使子產獻捷于晉冬十月晉拜陳之功二十
二年子展卒
罕虎字子皮子展立子皮以子展之命饋
嗣焉卿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饋
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為
上殉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鄭於是乎知所歸矣夫善民之望也子皮外寬
內明好善而能擇故於國富聚愛子產時國多大族其黨

不一有欲害子產者子皮及嘗抑之子產欲行則子皮止之子皮爲政事無大小聽子產而後行二十三年穆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莫能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鄭介於大國自厲公已來晉楚之子皮鄭伯盟鄭無日不受其師及子產爲政慎之以禮重之以信非義不動非信不言不音於利凡有所爲必要其終以是諸侯緩親民靜國安子皮之由也二十九年子皮如齊娶於子尾氏晏子聚觀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子皮

卒子產歸自晉未至聞之哭且曰吾已矣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者也

公孫僑字子產穆公之孫而子國之子也釐公初立子國爲司馬居亞卿之位簡公二年鄭人欲媚于晉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與鄭人皆喜惟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二年盜殺子駟子國子耳子西聞盜不徹而

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子產聞盜爲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不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十二年子產爲卿十五年晉人來徵朝子產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以是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擯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蔽寡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適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

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聞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崩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患之十七年公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無寧使人謂子

子實生我而謂子淩我以生乎豪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宣子說乃輕幣予爵伐陳有功還使子産獻捷于晉戎
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
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
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
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
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
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
所知也今陳志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
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
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
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
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
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
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
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
曰各復舊職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
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

順不祥乃受之晉程鄭之死也然明豫知之及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焉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以成其終朝夕而行之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簡公賞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楚子及秦人侵鄭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太叔爲令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遂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

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樂寇於是楚師入于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曰其過此也君使子展迓(往也于況反)勞于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已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必有子禍二十一年子產相公如楚舍不爲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

適四國未嘗不爲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焉其罪戾敖敖其過失赦其災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爲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禍可也二十二年復相公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之多寧未知所

成若有所成吾猶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然子盍對曰伯有侈而慢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有積惡也惡至無日矣六月如陳陳莊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不可與聚不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二年大夫敖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伯有耆酒飲於窟室朝至未已既而朝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曰師而飲酒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伯有汰侈故不免伯有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伯有汰侈故不免伯有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伯有汰侈故不免

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子皮既授子產政有事伯石
子產賂之邑子太叔曰國皆比昔其國也子產賂焉子產曰無
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
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
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
焉先始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
有既死使太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
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以是惡其爲人也使次己
位子產爲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

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
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豐卷怒退而徵役子產
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
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
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
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
產而死誰其嗣之二十四年六月子產相公如晉晉侯以
魯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
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

屬辱在寡君者何以是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
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
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
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
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
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
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則恐
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
主也宮室卑庫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
庫廐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坰人以時填墜壞塗館宮
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
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
不留賓而亦無廢事賓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
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甥舅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
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
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
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
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

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哉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聘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未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之曰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也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

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者也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二十五年楚公子圍來聘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

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彊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而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而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晳怒

毀而槨甲以兵子晳怒駕取其妻二子知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虞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辟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昆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遂放之於吳爲游

楚亂故六月丁巳公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
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
公孫黑疆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
晉侯有疾公使子產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
之疾病卜人曰實沈音審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何神
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
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
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
參唐人是因以服事

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
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
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
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
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
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
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
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

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内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秋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鄢櫟郟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公子圍弑其君自立是爲靈王鄭游吉如楚聘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斃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季爭室而

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
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
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以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
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子產曰印也才
君將往之不才將朝夕從焉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
不速死司寇將至乃益于周氏之禦加木焉二十七年
公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
王以田江南之夢楚子將求諸侯問於子產曰晉其許
我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
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
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
故不來不來者其畏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逼
於齊而親於晉晉若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
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
人同欲盡濟已而諸侯如楚曹邾辭以難衛辭以疾魯
辭以時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爲
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何子產曰何害苟利
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

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
遷矣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
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
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
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
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
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新 公孫段既死子
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吾以夫 公孫段為能
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
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吾人
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勞
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
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宣子受之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初或
憂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將殺
段也及壬子馳帶卒國人益懼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
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

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子太
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
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
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
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是以有精
爽而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彊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
以爲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
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
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
大所馮厚矣而彊死能爲鬼不亦宜乎子皮之族飲酒
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罕朔殺罕虎以奔晉韓
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
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
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惟執政
所寘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爲子產之
敏也使從嬖大夫晉之葬平公也諸侯之大夫如晉子
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
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

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則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楚靈王伐蔡晉謀會諸侯以救之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入而不德天將棄蔡以甦楚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若而能守者鮮矣二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二十有六年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諸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墝弗毀則日中而墝子太叔請毀之曰無其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葬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爲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晉昭公既立而會諸侯子

產子太叔相公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平丘之會晉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匈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李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亦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大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合諸侯藝貢重禮也晉韓起來聘公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

張失位吾子之耻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
信刑之頗類僞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宣取陵
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耻也孔張君之
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
於諸侯國人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
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其祭在廟已有著位
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耻之辟辟僻邪之
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宣子
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公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
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太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
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鬻有讒人
交鬬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
愛於一環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
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
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
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
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
之求無禮以斥之何懲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寡公若

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曰起請夫環執政弗義不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無或貴糴爾穀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吾子以好來辱謂敝邑

彊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鄙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一罪敢辭鄙六卿餞宣子宣子請貸賦以見鄭志既皆賦宣子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矣敢藉手以拜賞公四年鄭大旱使屠擊祝款眡桑林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藪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

奪之官邑五年裡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
若我用瓘斝玉環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既而四國皆
明年竈復曰鄭又將火請用玉子產竟不與亦不復災
語具裡竈傳中鄭之未突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
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浣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
與三十人遷其祝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
司寇出新客無舊舍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
至于大宮使公孫發徙大龜
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
人實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煽城下
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徼郊人助祝史
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郊于四鄙書焚室而寬其
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是秋乃大
爲社祓禳於西方振除火灾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子
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月使除
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向
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

毀於北方火之作也子產受兵登陴子太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撫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境望走在晉旣事晉矣敢有二心

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其弟子般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駟氏爲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聲他日絲以告其舅晉人使以幣懼駟之欲逃子產弗遣請鬻以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弟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有亂兵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

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

誰實知之、平立之、二三臣其即世吾
何國之爲滓客離
時門之外洧淵國
我鬬也龍鬬我乎
龍龍亦無求於我
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
烈民望而畏之、故鮮
焉故寬難疾數、

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
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
有疾謂子太叔曰我
民其次莫如猛夫火

舍之鄭大水龍鬬于
位是晉之縣鄙也

小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
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

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
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
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
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
是遒和之至也子產之爲政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
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

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
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
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
野使謀可否而告焉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
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子產卒孔子聞之出
涕曰古之遺愛也其子國參字曰子思

子太叔游吉穆公之胄也穆公生公子偃偃字子游吉
偃之孫也以王父字爲氏曰游吉簡公二十一年公使
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屈令吾子
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弁問於晉而以告子太
叔曰宋之盟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
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
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
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討守踐涉山川
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沒敢不惟命是聽其毋
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
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太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
死矣不修其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得之不亦易

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是秋遂如晉告將朝于楚及冬而楚子卒晉平公祀出也故治祀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子太叔往見衛太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戡是弇甚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歸之子產治

鄭楚之罪成放之於吳將行子產咨於太叔太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二十七年太叔如晉送少姜之葬也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子太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卒卿共葬事夫人士平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

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懼煩少妾有寵而死
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
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
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
子太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定公八
年子產卒太叔為政後五年諸侯以王室故會于黃父
子太叔見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
非禮也簡子曰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
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

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
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民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
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
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
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內外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
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
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和惠
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
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

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怨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故先王尚之故人之自能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夫不亦宜乎簡子曰歡也請終身守此言也獻公二年晉頃公之喪八佾游言平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哂子而子嬌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

之謂事大在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君大國之閒共其職貢與其備禦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閒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大夫即位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

吉在此矣唯大國圖之晉人不能詰八年諸侯盟于召陵子太叔還未至而卒賈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執敬忘之

燭之武鄭大夫也文公三十六年晉文公為公子過鄭公不禮焉明年晉文公立後六年晉文公秦穆公圍鄭討其無禮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公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困乏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用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

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伯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美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輕敵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衛

石碏者衛之大夫也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蚤死其媵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

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眙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閒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州吁卒弑桓公自立爲君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焉其父碏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

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
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莅於衛衛人使右宰醜
莅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莅殺石厚于陳君子
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石祁子者衛大夫石駘仲之子也衛惠公之十年宋南
宮萬弒其君閔公出奔陳陳甚黨猛獲奔衛宋人使請猛
獲於衛羣臣欲勿許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
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喪一國與惡而棄
好非謀也衛人歸之初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
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
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
石祁子兆故衛人以龜爲有知也

孔莊叔達者衛大夫也成公五年晉文公伐衛公出奔
孔達從之既復使爲政七年諸侯朝晉成公不朝使孔
達侵鄭伐緜訾又侵十年晉合諸侯伐衛圍戚取之獲
孫昭子成公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故孔
達帥師伐晉陳侯爲衛請成于晉晉人不許乃執孔達
以說之後二年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爲衛之良也故免

之穆公三年從晉宋曹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既而陳貳於楚故宋師伐陳孔達救之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明年晉以衛之救陳也有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然以其成勞也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孔悝莊叔之後文子圉之子也事衛侯輒爲卿輒父蒯聵不得立居于戚蒯聵之姊伯姬孔悝之母也伯姬潛入蒯聵于孔氏逼其子與之盟故孔悝出輒而立蒯聵是爲莊公莊公既立而德之乃銘孔悝於鼎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嗜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王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再拜稽首曰對揚以辭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明年莊公逐孔悝孔悝出奔宋

孫桓子良夫衛大夫也穆公十一年及石稷等侵齊與

齊師遇石子欲還桓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勿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戰于新築衛師不利石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物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亡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以郤獻子之有宿憾於齊也主於郤獻子晉侯許之乃從獻子敗齊師于鞫居定公元年又從獻子伐鄆各如鄆各如潰是歲冬晉侯使荀寅聘魯且尋盟定公使桓子如魯會魯將盟魯成公問諸臧宣伯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其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卿衛在晉不得為次焉晉司夏盟其將先之遂先盟晉桓子受盟而還四年從晉伯宗伐宋討辭會也

桓子卒子林父嗣林父也為衛之正卿莊子始事懿公
甯莊子速穆仲靜之子也為衛之正卿莊子始事懿公
懿公無道不愛士而好鶴鶴有乘軒者懿公之九年狄
人伐衛公將戰國人受甲者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
戰公與石祁子玦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
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
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懿公死
遂滅衛狄人囚史華龍滑黔牢以逐衛人二人曰我
太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石

祁子甯莊子曰不可待也二大夫夜與國人出狄入衛
遂從之又敗諸河莊子以君死國散故立戴公申以廬
于曹戴公立十數日而薨復立戴公之弟燬是為文公
文公遷于楚丘文公之十八年邢人及狄人伐衛圍菟
圃文公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
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邢人猶留鄄衛衛
人以為憾明年秋文公將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
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
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卒從

之師與而雨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自齊過衛時文公
以有邢狄之虞不能禮焉寧莊子言於公曰夫禮國之
紀也親民之結也善德之建也國無紀不可以終民無
結不可以固德無建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慎也今
君棄之無乃不可乎晉公子善人也晉衛親也君不禮
焉棄三德矣臣故云君其圖之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
穆也周之大功在武王祚將在武族苟姬未絕周室而俾
守大粢者必武族也武族惟晉實昌晉亂公子實德晉仍
無道天祚有德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修其德鎮撫
其民必獲諸侯以討無禮君弗圖衛其在討小人是
懼敢不盡心公弗聽二十四年公子重耳反國是爲晉
文公文公立修霸業以求諸侯明年衛文公卒子成公
立晉人未能釋憾於衛而成公復貳於楚故晉師討焉
衛人欲求說於晉出成公出奔楚遂適陳國幾亡
卒如莊子之言莊子卒子俞跗是爲武子武子自有傳
北宮文子佗姬姓出自成公北宮懿子括之孫也獻公
之三年懿子帥師侵鄭十八年從晉荀偃伐秦懿子生
遺遺生文子襄公二年文子相公如楚過鄭印段迓勞

千葉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文子言於公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及楚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公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則而愛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甘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小大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

愛之人矣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率服可謂長之矣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矣文王之行三王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文子之子喜靈公二年齊豹之亂公生賜之諡曰貞子

遠瑗字伯玉衛大夫也瑗謂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時獻公無道辱倚大臣孫林父懼將謀出之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從近關出既反國竊喜以父命欲納獻公告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又從近關出顧謂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無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

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也

而拇之不時則決銜毀首碎胷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公叔文子升於瑕丘遽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必欲葬焉馬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

文子悔而止

寧武子俞寧莊子之子也成公三年楚伐宋晉文公欲假道於衛以救宋成公不許晉更從河南濟救宋徵師於衛大夫欲許成公不肯晉及齊盟于斂孟成公請盟晉人拒之公欲與楚國人不欲出其君以說于晉公出居于襄牛寧武子從大夫元咺奉公弟武叔以攝位或

訴元咺於公曰立武叔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
廢命奉夷叔以入守晉人以武叔故復公甯武子與衛
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
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
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
衷自今日已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
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
盟也而後不貳公先期入甯武子先長翔守門以為使
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歡大喜捉髮而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
哭之歛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以武叔之死也出奔晉
以訟於晉侯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公不
勝晉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公歸于京
師實諸深室甯武子職納橐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
瑕晉侯使醫衍酖公武子貨醫使薄其酖不死魯侯為
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十瑴王乃釋公使賂周歡
治厪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治殺元咺子適子儀
公復歸于衛公再出而不失國皆武子之功也明年狄

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
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
祀祀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
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從之公使甯武子聘于
魯魯侯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
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
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
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王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矰
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
大禮以自取戾魯人服之武子之子曰相相之子曰趙
史鰌字子魚亦曰祝佗靈公二十九年劉文公合諸侯
于召陵謀伐楚將會子行敬子言於公曰會同難嘖有
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
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
徵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
官之制也君以軍行被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
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
及皐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養弘曰聞諸道

路不知信否聞蔡將先衛信乎蔑弘曰信蔡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氏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旌大呂殷氏七旅於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蔑聘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康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慙間二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

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皆與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蓋臣以說告劉子劉子說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孫文子林父甯惠子相

公四年林父出奔晉十二年公如晉晉侯欲以林父見公不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林父而見之公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公見而復之公羣孔成子甯惠子以公命立敬姒之子衎是爲獻公定姜見其不哀也欲廢之既以爲言大夫皆懼孫文子自是不敢全具其重器於衛盡賞諸戚

而甚善晉大夫十一年文子聘於魯且尋桓子之盟公
登亦登穆子有辭亦無悛容魯人以是知其必亡也十
八年公戒孫文子寧惠子食皆賜而朝日旰不召二子
鳥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
如戚其子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
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
鞭之公怒鞭師曹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而報公公
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忘我矣弗先必
死并帑於戚乃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
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大國臣敢奸之雖
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
孫子盟于丘宮孫文子皆殺之公如郔使子鉏於孫子
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及竟
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
誣也舍大臣而

與小臣謀

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
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
告亡而已無告無罪衛人立公孫剽是為殤公孫父與
寧喜相之以聽命於諸侯殤公十二年宁悉與喜納獻公伐

孫氏孫氏敗遂弒殤公林父以戚如晉孔子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衛人侵戚東鄙孫子惠子晉成荼氏殖綽伐荼氏殺晉成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林父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圍獲殖綽復惠子晉晉趙武會諸侯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於是獻公會之晉人以林父故執鞫居北宮遺公如晉晉人亦執公因之於士弱氏齊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為盟主而為匿君者之何叔向曰晉為盟主而為匿君者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乃許歸公初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

重真瓶重丘人開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盍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於是孫蒯伐曹取重丘

寧悼子喜惠子殖之子也定公之末年晉邻擊來聘公享之惠子相菩成叔傲惠子曰邻擊其亡乎吉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嘗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已而果然定公有疾使惠子與孔成子立敬姒之子衍以為太子公巍太子立為獻公獻公不禮於孫文子寧惠子二子怒共謀出之公奔于齊惠子與孫氏立公孫剽相之以

聽命於諸侯既而悔之將死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無及也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悼子立獻公聞是言也使與悼子言悼子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悼子若遽伯玉伯玉曰君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夫下誰敢納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慶色亦無寡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何爲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若守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悼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哭國人召悼子悼子復攻孫氏克之遂殺殤公及太子角而納獻公孔子書曰甯喜弒其君言罪之在甯氏也獻公既復而

甯喜弒卓子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祗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於是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嘗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讒實使之公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正使者也誓於河託於木門

不卿衛國而卒未入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初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太叔儀不貳能贊大事

宋

公子目夷字子魚襄公之庶兄也桓公有疾襄公為太

子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
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桓
公薨襄公即位使子魚爲司馬齊桓公薨襄公將求諸
侯十年春執滕子嬰齊夏盟曹人邾人于曹南鄫子會
盟于邾公使邾人執鄫子用之于次睢之土欲以屬東
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
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
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
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
得死爲幸曹商之會也曹人不修地主之禮秋公圍曹
子魚諫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修仁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
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
内省德乎無闕而後動可也十二年公爲鹿上之盟以
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子魚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
乎幸而後敗秋諸侯會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
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
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吾十三年鄭伯如楚

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秋楚人伐宋以救鄭冬十一月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子魚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耆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子魚卒子友嗣文公七年

友爲左師

向戌桓公之族也事平公爲左師食邑於合曰合左師晉荀偃士匄以宋事晉厚而向戌有賢行請伐偪陽而封焉既滅偪陽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與宋

公十五年向戌侵鄭大獲十八年聘于魯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問而美其室非所望也二十年華閱卒華臣弱皐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皐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石而大璧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盖之乃舍之左師爲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初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

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太子座美而狠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二十九年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王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二心乎縱有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馳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

子曰惟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
左師聞之眙而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太子公徐聞其
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
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圍人歸以告
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
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向戌善於
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使告
諸晉楚齊秦皆許之三十年遂會諸侯爲盟已而請賞
公與之邑子罕有辭左師辭之楚靈王之合諸侯也以

侈示之椒舉諫之不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
而慢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後其惡不遠遠惡
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樂喜字子罕戴公之子公子衍之後也事平公爲司城
平公之五年華羽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
以勝矣遂逐之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辱戮於
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
我從子罕善之如初十二年災樂喜爲政使伯氏司里

火所未至撤小屋塗大屋陳眷掎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尤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尤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尤武守使西鉏吾尤守府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儆享祀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初鄭衛氏司氏之亂其餘溢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十八年賂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茂師慧三月公孫黑爲帥具馬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實告下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朝將私焉相曰朝也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賤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罪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賞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挨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吾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向戌之議偃兵也既會諸侯歸而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安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則滅以亡迓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罰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之左師曰我將亡去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晉人欲伐宋使人覘之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入而哭之哀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凡

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詈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華元戴公之後也戴公子考父食采於華因氏焉世爲
宋卿文公四年鄭伐宋華元樂呂禦之戰于大棘將戰
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
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
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宋人以
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
外告而入見羊斟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
言畢奔于魯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誤曰睪其目牆
其廢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
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
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時服其有容十六年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于
晉不假道于鄭初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將以伐宋華
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
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公爲右
孟鄭伯爲左孟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
畏爲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公違命無畏挾其僕以徇或

謂申舟曰國君不可戮也申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平至是以惡宋之故見犀而行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則伐之遂行及宋公使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劒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力月楚子圍宋踰年不下楚師將去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不敢廢王命王棄

言焉王不能答用申叔時之謀築室反耕公懼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二十里公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二十二年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不能治煩去惑君

二十五年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不能治煩去惑君

二十七年晉成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

閩晉楚之相通也如楚遂如晉以合晉楚之成十年
二十一年鄭楚公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華元故也十二
年共公卒平公即位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
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
矛爲少司寇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殺
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
弗布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鄭
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
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黨

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
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桓氏雖立必偏魚石
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
人攻蕩氏殺子山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
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
入府巳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
弗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次
睢澨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
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華元使

之子華臣華閱閱爲右師

費遂事元公爲大司馬費遂之子曰龜多僚登龜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元公二十年夏六月華亥僞有疾私誘群公子公子閱之則執之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掾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取大子辰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於是公薨公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飯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而未有以也費遂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氏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訽也費遂從之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太子

少司寇華登以歸乃謂登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公子既入華登將自門行公遽見之抱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其所二十一年多僚與華登相惡乃譖於公曰龜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亦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龜將使田于畢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

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匄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殺宜僚以劒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劫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於是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輕禦諸橫華氏居廬門以南里叛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宇之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鳥枚鳴成宋厨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

衆矣悔無及也從之齊師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
帥八公子吾雒僂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厨
人濮曰吾小人可讎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循曰
楊徼著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楊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
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枚鳴曰用
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劒
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厨人濮以蒙冀首而荷以走曰得
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
于公和歸華登華定亦如之公子城以晉師至曹

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淳于人城公子朝救宋與華氏戰于
赭丘鄭翩願爲鵲其御願爲鵲子禄御公子城莊堇爲
右于鑿御吕封人華豹張匄爲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
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辭豹射出其閒將注則又辭
張匄抽矢而下射之折股扶服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
于鑿請一矢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六
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諾乃射之殪大敗華
氏圍諸南里華多僚曰吾爲欒氏矣貙曰見華貙曰吾爲欒氏矣貙

曰子無我辱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龍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子以讓越師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惟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師遂行楚遽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義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衰以靖大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於是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秦

三年孟明視父曰百里傒先爲虞大夫晉獻公滅虞虜虞公及百里傒既歸乃以爲秦穆夫人媵於秦百里傒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傒在焉請以五羖

之士讀之楚人許而遂歸之當是時年七十餘矣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傒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公問之故對曰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饘人蹇叔收臣臣因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顛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顛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非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於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

秦嘗使大夫祀子戎鄭鄭人使掌北門之館杞子使告于秦曰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又閒百里傒曰徑數國千里而襲人未見其利且人嘗鄭焉知我國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公曰子不知吾已決矣遂發兵使百里傒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白乙丙將兵師出於東門之外蹇叔百

里傒二人哭之公聞之怒曰孤發兵而子沮哭吾軍何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行臣子與往臣老遲還恐不相見故哭耳二老退而謂其子曰吾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皇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必尸爾骨焉秦師遂東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殽

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有具圉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人禦先軫之言發命興師敗孟明于殽獲三帥以歸文嬴請之公舍之已而悔之使陽處父追之及河則已在舟中矣於是穆公素服郊次鄉師而

哭曰孤違二老以辱二子孤之罪也不暫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簣掩大德因作誓以謝蹇叔百里俟及三年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禦戎狐鞫居爲右及孟明戰于彭衙孟明敗績及歸繆公猶用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次年孟明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郩晉懼不敢出乃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

春秋

齊

管仲　晏子　逢丑父

崔杼　慶封

楚

鬬伯比　公子側

鬬子文

蒍賈　申叔時

蒍艾獵

伯州犁　沈尹戌　公孫歸生

伍舉　漆雕開　申無宇

然丹　公子貞　蔡子馮

屈建　蠆尾　沈諸梁　公子申

吳

季札　伍員

越

范蠡

齊

管敬仲其先吾頼上人也始與一白忽俱爲齊公子糾傅

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及襄公遇弑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齊人立公子無知既而殺之公子小白自莒先入得立爲君是爲桓公桓公使魯人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請囚桓公使鮑叔爲宰辭曰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官夷吾乎臣之所不如夷吾者五寛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

勇忘弟若也桓公曰夫哀吾射寡人中鈎是以濵於死
叔對曰夫為其勤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
公曰若何鮑子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
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
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之於羣
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魯莊
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
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今彼在
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曰殺而以其

屍授之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以親為戮
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莊公
使束縛以予齊使齊受之而退比至三衢三浴之桓公
親迎之于郊而與之坐而問焉曰吾先君襄公築臺以
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
妃九嬪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
待游車之羸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
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
食敢問為此若何管仲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

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羣臣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紀式權以相應比級以度端本肇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以為民紀統桓公曰為之若何管仲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為之終而愼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仲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咙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仲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商就市并處農就田野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

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公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今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旦暮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今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

其所無市賤鬻貴旦暮從事於此以飽其子弟相語以
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
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
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爲商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
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刀斧及寒擊菓除田以待時耕
而疾耨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暮
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苧蒲身衣襏襫霑體塗足
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
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
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
不曛甘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
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曰定人之居若何管仲
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焉國子
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按以爲三官臣立三
宰三十立三族帥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桓公曰吾
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仲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
安國若何管仲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

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仲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爲之若何管仲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仲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

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軍中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見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

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疆君有此士也三萬人可以橫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正月之朔鄉長復事桓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爲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悌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復官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惟慎端慤以待時使民以勸綏謗言足以補官之不善政桓公召而與之語善言相其賢足以比成事誠可立而授之設之以國家之慮而不疚退問之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扇并之以爲上鄉之賓謂之三選國子高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

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住罷女無家夫是故民皆勉爲善與其爲善於鄉也不如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里也不如爲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仲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政不旅舊則民不偷不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陵阜陸墐井田疇均則民不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仲對曰制鄙二十家爲邑邑有司十邑爲率率有卒

卒爲鄉鄉有鄉帥三鄉爲縣縣有縣帥七縣爲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牧政聽縣下政聽鄉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而不聽治者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其賢者而舉之有功者而賞之有奪三則不敢一何故獨賞功教不善則政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桓公又親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爲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賢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後桓公又問焉曰

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悌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成矣以守則固以征則彊桓公曰善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仲對曰未可鄰國未親也君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鄰國桓公曰若何管仲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而重為之皮幣以驟聘聘於諸侯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民覽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閒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管仲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桓公曰為之若何管仲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鞼楯一戟小罪讁以金分宥閒罪蔡

訟者三葉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東矢美金以鑄劒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斲試諸壤土甲兵大足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仲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堂濕潛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仲對曰以燕爲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於是大親四鄰反侵地正其封疆南至餘陰西至于濟北至于河東至于紀鄣遂成彊國桓公之五年與魯莊公會于柯魯將曹沫操匕首登壇劫桓公請歸所侵魯地桓公懼而從之既已盟桓公怒欲勿與管仲曰不可以小利而棄信於諸侯竟與之七年桓公會于鄄始霸諸侯二十四年爲管仲城其私邑小穀昭其功也明年狄人伐邢管仲言於桓公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言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公從之遂救邢二十年桓公伐楚楚成王使與師言管仲責以菁茅不入王祭

不供語具齊世家中二十二年桓公盟諸侯于甯毋謀
服鄭也管仲言於桓公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
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能修禮於諸侯故諸侯官受方
物可不慎歟鄭文公使大子華聽命于會華私於桓公
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主之以為成
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公將許之管仲曰君
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
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
侯有討於鄭禾捷公為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君義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罪將覆士之
不暇豈敢不懼若撫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
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爰爰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
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爰爰之位君盟誓矣作而不
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覬為太子而
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
三良為政未可間也桓公辭焉子華由是得罪于鄭三
十五年桓公會諸侯于葵丘王使宰孔賜桓公胙曰余
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以爾自卑

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謀管仲對曰爲君不君爲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爲天子羞遂下拜升受三十八年桓公使管仲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仲儉乎曰管氏三歸反坫有加焉曰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其上詩云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四十一年管仲卒管仲之病也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對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開方豎刁何如對曰三子者非人臣不可近桓公不用其言卒任三子齊政遂亂管仲少時貧困與鮑叔牙游常欺鮑叔鮑叔知其賢不以爲言及其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嘗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

我爲悞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故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之能知人焉管仲治齊無他術能通貧積財與俗同好惡而已耳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行四維不張國乃滅立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謀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愼

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以包茅不入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桓公實欲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於天下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管仲富侈於公室有三歸及坫其在當時國人不以爲侈而過之管仲既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管氏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率爲名大夫焉

晏平仲嬰萊之夷維人桓子弱之子也及事靈公莊公景公初晉大夫欒盈益得罪與

以錮之莊公三年鑿窬自楚來奔晉受子言於公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晉將來復不可以不懼既而明年果有晉師五年崔杼弑莊公晏子聞難往赴立於崔氏之門門者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曰死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行乎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

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曰不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崔杼立靈公發子許曰而相之是爲景公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太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爲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及慶氏敗公與晏子坐毀其鄙六十井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

足欲也益之邶懿乃足欲立無日矣在外不得寧吾一邑不受邶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鼎布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嬾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景公四年吳季札來聘見晏子相得甚歡說其納邑與政故晏子因陳桓子而納之九年公使晏子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賜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賢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嬪嬙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夫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太公丁公以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辭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緤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惟寡君實賴君若與寡人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寡臣實受其賜其custom唐叔以下實龍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

公壻甚衆民一而歸於陳民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
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
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
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
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
而或燠休之甚於愛之如父母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
將焉辟之箕公與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太姬已在齊
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
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

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鑾郤胥原狐續慶
伯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曰不公悛以樂慆憂
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
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
公族盡矣肹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
之肹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肹又無子公室無
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
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
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

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近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公方繁刑有蠆蔓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公以是省刑焉及晏子在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謂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

殆哉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二惠心競奢猶可又弱一
焉姜其危哉鄭莊厲桓皆卑公族昭子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
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十六年欒高陳鮑之亂
良謀欲得公以自輔公不聽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於
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
助欒高乎曰屬厹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
入及欒高敗陳鮑分其室晏子謂陳桓子必致諸公讓德
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謟思
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謟利生爭爭始使無謟乎可以滋長矣

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晉二十六年公疥遂店期而不瘳
諸侯之實聞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
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請侯憂是祝史之
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囂以辭
實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范會之德於
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諸侯情無私其祖
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以語康王
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其先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公曰據
[illegible]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猶是語何故

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事其福
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福饗國受其福祝史盡高
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
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
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
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
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
數美是矯誣也誣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
其國以福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以為景君使也

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之林木衡鹿守之澤其萑蒲舟鮫守之藪其蓬蒿藋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彊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奢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父多矣雖則善祝豈能勝億兆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

（公說夜姑冷政事晏子去林木薄斂已責公因予沛澤

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和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亨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民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聲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

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
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
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
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
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
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
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
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
也三十有二年有彗見于東方公患之召晏子而問焉

梁丘據與裔款見公公泫然流涕而嘆曰吾有此國
也數十年矣一旦離之將誰與處晏子曰君之言過
也古之有國者視君之所樂以觀其德義而順之德
義不愆而樂不淫則國家治矣君出語臣不順臣出
令民不從君出令臣順之臣出令民從之故民聽而
不悖事行而不留上下和同以守社稷神人無怨君
臣固然今據與君同者也君曰可據亦曰可君曰否
據亦曰否是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
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則樂亦不和也譬如羹焉
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
以平其味味之所謂和也和如羹焉君子食之以平
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
可據亦可君所謂否據亦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
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則樂亦
不和也公曰善哉古而無死樂其若何晏子對曰古
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
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
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三十有二年
有彗見于東方公患之召晏子而問焉公曰寡人聞
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
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今寡人德薄行鮮
以獲罪於百姓諸侯不說於義寡人之過也子盍為
寡人祝之晏子對曰嬰聞之祝有益也而祝無損也
今百姓之誹謗一也諸侯之譏讓二也讒慝之臣蔽
君明三也君若誅之則是誅百姓也若祝之則是祝
百姓之讒慝之臣也祝之奚益公曰善哉吾今而後
聞社稷之有祝也梁丘據與裔款見公公泫然流涕
而嘆曰吾有此國也數十年矣一旦離之將誰與處
晏子曰君之言過也古之有國者視君之所樂以觀
其德義而順之德義不愆而樂不淫則國家治矣君
出語臣不順臣出令民不從君出令臣順之臣出令
民從之故民聽而不悖事行而不留上下和同以守
社稷神人無怨君臣固然今據與君同者也君曰可
據亦可君曰否據亦否是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
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則樂亦不和
也譬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
夫和之齊之以平其味味之所謂和也和如羹焉君
子食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
不然君所謂可據亦可君所謂否據亦否若以水濟
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
如是則樂亦不和也公曰善哉古而無死樂其若何
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
氏始居此地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
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三十有二年有彗見于東方公患之召晏子而問焉
公曰寡人聞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
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今寡
人德薄行鮮以獲罪於百姓諸侯不說於義寡人之
過也子盍為寡人祝之晏子對曰嬰聞之祝有益也
而祝無損也今百姓之誹謗一也諸侯之譏讓二也
讒慝之臣蔽君明三也君若誅之則是誅百姓也若
祝之則是祝百姓之讒慝之臣也祝之奚益公曰善
哉吾今而後聞社稷之有祝也梁丘據與裔款見公
公泫然流涕而嘆曰吾有此國也數十年矣一旦離
之將誰與處晏子曰君之言過也古之有國者視君
之所樂以觀其德義而順之德義不愆而樂不淫則
國家治矣君出語臣不順臣出令民不從君出令臣
順之臣出令民從之故民聽而不悖事行而不留上
下和同以守社稷神人無怨君臣固然今據與君同
者也君曰可據亦可君曰否據亦否是以水濟水誰
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則樂亦不和也公曰善哉古而無死樂其若何晏子
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
居此地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
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三十
有二年有彗見于東方公患之召晏子而問焉公曰
寡人聞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
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今寡人德
薄行鮮以獲罪於百姓諸侯不說於義寡人之過也
子盍為寡人祝之晏子對曰嬰聞之祝有益也而祝
無損也今百姓之誹謗一也諸侯之譏讓二也讒慝
之臣蔽君明三也君若誅之則是誅百姓也若祝之
則是祝百姓之讒慝之臣也祝之奚益公曰善哉吾
今而後聞社稷之有祝也梁丘據與裔款見公公泫
然流涕而嘆曰吾有此國也數十年矣一旦離之將
誰與處晏子曰君之言過也古之有國者視君之所
樂以觀其德義而順之德義不愆而樂不淫則國家
治矣君出語臣不順臣出令民不從君出令臣順之
臣出令民從之故民聽而不悖事行而不留上下和
同以守社稷神人無怨君臣固然今據與君同者也
君曰可據亦可君曰否據亦否是以水濟水誰能食
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則樂
亦不和也公曰善哉古而無死樂其若何晏子對曰
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
地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
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三十有二
年有彗見于東方公患之召晏子而問焉公曰寡人
聞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
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今寡人德薄行
鮮以獲罪於百姓諸侯不說於義寡人之過也子盍
為寡人祝之晏子對曰嬰聞之祝有益也而祝無損
也今百姓之誹謗一也諸侯之譏讓二也讒慝之臣
蔽君明三也君若誅之則是誅百姓也若祝之則是
祝百姓之讒慝之臣也祝之奚益公曰善哉吾今而
後聞社稷之有祝也梁丘據與裔款見公公泫然流
涕而嘆曰吾有此國也數十年矣一旦離之將誰與
處晏子曰君之言過也古之有國者視君之所樂以
觀其德義而順之德義不愆而樂不淫則國家治矣
君出語臣不順臣出令民不從君出令臣順之臣出
令民從之故民聽而不悖事行而不留上下和同以
守社稷神人無怨君臣固然今據與君同者也君曰
可據亦可君曰否據亦否是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
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則樂亦不
和也公曰善哉古而無死樂其若何晏子對曰古而
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
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
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三十有二年有
彗見于東方公患之召晏子而問焉公曰寡人聞泰
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
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今寡人德薄行鮮以
獲罪於百姓諸侯不說於義寡人之過也子盍為寡
人祝之晏子對曰嬰聞之祝有益也而祝無損也今
百姓之誹謗一也諸侯之譏讓二也讒慝之臣蔽君
明三也君若誅之則是誅百姓也若祝之則是祝百
姓之讒慝之臣也祝之奚益公曰善哉吾今而後聞
社稷之有祝也梁丘據與裔款見公公泫然流涕而
嘆曰吾有此國也數十年矣一旦離之將誰與處晏
子曰君之言過也古之有國者視君之所樂以觀其
德義而順之德義不愆而樂不淫則國家治矣君出
語臣不順臣出令民不從君出令臣順之臣出令民
從之故民聽而不悖事行而不留上下和同以守社
稷神人無怨君臣固然今據與君同者也君曰可據
亦可君曰否據亦否是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
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則樂亦不和也
公曰善哉古而無死樂其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
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前因
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
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三十有二年有彗見
于東方公患之召晏子而問焉公曰寡人聞泰山不
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
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今寡人德薄行鮮以獲罪
於百姓諸侯不說於義寡人之過也子盍為寡人祝
之晏子對曰嬰聞之祝有益也而祝無損也今百姓
之誹謗一也諸侯之譏讓二也讒慝之臣蔽君明三
也君若誅之則是誅百姓也若祝之則是祝百姓之
讒慝之臣也祝之奚益公曰善哉吾今而後聞社稷
之有祝也梁丘據與裔款見公公泫然流涕而嘆曰
吾有此國也數十年矣一旦離之將誰與處晏子曰
君之言過也古之有國者視君之所樂以觀其德義
而順之德義不愆而樂不淫則國家治矣君出語臣
不順臣出令民不從君出令臣順之臣出令民從之
故民聽而不悖事行而不留上下和同以守社稷神
人無怨君臣固然今據與君同者也君曰可據亦可
君曰否據亦否是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
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則樂亦不和也公曰
善哉古而無死樂其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
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前因之有
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
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三十有二年有彗見于東
方公患之召晏子而問焉公曰寡人聞泰山不讓土
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
卻衆庶故能明其德今寡人德薄行鮮以獲罪於百
姓諸侯不說於義寡人之過也子盍為寡人祝之晏
子對曰嬰聞之祝有益也而祝無損也今百姓之誹
謗一也諸侯之譏讓二也讒慝之臣蔽君明三也君
若誅之則是誅百姓也若祝之則是祝百姓之讒慝
之臣也祝之奚益公曰善哉吾今而後聞社稷之有
祝也梁丘據與裔款見公公泫然流涕而嘆曰吾有
此國也數十年矣一旦離之將誰與處晏子曰君之
言過也古之有國者視君之所樂以觀其德義而順
之德義不愆而樂不淫則國家治矣君出語臣不順
臣出令民不從君出令臣順之臣出令民從之故民
聽而不悖事行而不留上下和同以守社稷神人無
怨君臣固然今據與君同者也君曰可據亦可君曰
否據亦否是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
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則樂亦不和也公曰善哉
古而無死樂其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
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前因之有逢伯
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
氏之樂非君所願也三十有二年有彗見于東方公
患之召晏子而問焉公曰寡人聞泰山不讓土壤故
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
庶故能明其德今寡人德薄行鮮以獲罪於百姓諸
侯不說於義寡人之過也子盍為寡人祝之晏子對
曰嬰聞之祝有益也而祝無損也今百姓之誹謗一
也諸侯之譏讓二也讒慝之臣蔽君明三也君若誅
之則是誅百姓也若祝之則是祝百姓之讒慝之臣
也祝之奚益公曰善哉吾今而後聞社稷之有祝也
梁丘據與裔款見公公泫然流涕而嘆曰吾有此國
也數十年矣一旦離之將誰與處晏子曰君之言過
也古之有國者視君之所樂以觀其德義而順之德
義不愆而樂不淫則國家治矣君出語臣不順臣出
令民不從君出令臣順之臣出令民從之故民聽而
不悖事行而不留上下和同以守社稷神人無怨君
臣固然今據與君同者也君曰可據亦可君曰否據
亦否是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
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則樂亦不和也公曰善哉古而
無死樂其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
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因
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
樂非君所願也三十有二年有彗見于東方公患之
召晏子而問焉公曰寡人聞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
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
能明其德今寡人德薄行鮮以獲罪於百姓諸侯不
說於義寡人之過也子盍為寡人祝之晏子對曰嬰
聞之祝有益也而祝無損也今百姓之誹謗一也諸
侯之譏讓二也讒慝之臣蔽君明三也君若誅之則
是誅百姓也若祝之則是祝百姓之讒慝之臣也祝
之奚益公曰善哉吾今而後聞社稷之有祝也梁丘
據與裔款見公公泫然流涕而嘆曰吾有此國也數
十年矣一旦離之將誰與處晏子曰君之言過也古
之有國者視君之所樂以觀其德義而順之德義不
愆而樂不淫則國家治矣君出語臣不順臣出令民
不從君出令臣順之臣出令民從之故民聽而不悖
事行而不留上下和同以守社稷神人無怨君臣固
然今據與君同者也君曰可據亦可君曰否據亦否
是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
之不可也如是則樂亦不和也公曰善哉古而無死
樂其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
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
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
君所願也三十有二年有彗見于東方公患之召晏
子而問焉公曰寡人聞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
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
其德今寡人德薄行鮮以獲罪於百姓諸侯不說於
義寡人之過也子盍為寡人祝之晏子對曰嬰聞之
祝有益也而祝無損也今百姓之誹謗一也諸侯之
譏讓二也讒慝之臣蔽君明三也君若誅之則是誅
百姓也若祝之則是祝百姓之讒慝之臣也祝之奚
益公曰善哉吾今而後聞社稷之有祝也梁丘據與
裔款見公公泫然流涕而嘆曰吾有此國也數十年
矣一旦離之將誰與處晏子曰君之言過也古之有
國者視君之所樂以觀其德義而順之德義不愆而
樂不淫則國家治矣君出語臣不順臣出令民不從
君出令臣順之臣出令民從之故民聽而不悖事行
而不留上下和同以守社稷神人無怨君臣固然今
據與君同者也君曰可據亦可君曰否據亦否是以
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
可也如是則樂亦不和也公曰善哉古而無死樂其
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
爽鳩氏始居此地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
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
願也三十有二年有彗見于東方公患之召晏子而
問焉公曰寡人聞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
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
今寡人德薄行鮮以獲罪於百姓諸侯不說於義寡
人之過也子盍為寡人祝之晏子對曰嬰聞之祝有
益也而祝無損也今百姓之誹謗一也諸侯之譏讓
二也讒慝之臣蔽君明三也君若誅之則是誅百姓
也若祝之則是祝百姓之讒慝之臣也祝之奚益公
曰善哉吾今而後聞社稷之有祝也梁丘據與裔款
見公公泫然流涕而嘆曰吾有此國也數十年矣一
旦離之將誰與處晏子曰君之言過也古之有國者
視君之所樂以觀其德義而順之德義不愆而樂不
淫則國家治矣君出語臣不順臣出令民不從君出
令臣順之臣出令民從之故民聽而不悖事行而不
留上下和同以守社稷神人無怨君臣固然今據與
君同者也君曰可據亦可君曰否據亦否是以水濟
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
如是則樂亦不和也公曰善哉古而無死樂其若何
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
氏始居此地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
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三十有二年有彗見于東方公患之召晏子而問焉
公曰寡人聞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
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今寡
人德薄行鮮以獲罪於百姓諸侯不說於義寡人之
過也子盍為寡人祝之晏子對曰嬰聞之祝有益也
而祝無損也今百姓之誹謗一也諸侯之譏讓二也
讒慝之臣蔽君明三也君若誅之則是誅百姓也若
祝之則是祝百姓之讒慝之臣也祝之奚益公曰善
哉吾今而後聞社稷之有祝也梁丘據與裔款見公
公泫然流涕而嘆曰吾有此國也數十年矣一旦離
之將誰與處晏子曰君之言過也古之有國者視君
之所樂以觀其德義而順之德義不愆而樂不淫則
國家治矣君出語臣不順臣出令民不從君出令臣
順之臣出令民從之故民聽而不悖事行而不留上
下和同以守社稷神人無怨君臣固然今據與君同
者也君曰可據亦可君曰否據亦否是以水濟水誰
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則樂亦不和也公曰善哉古而無死樂其若何晏子
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
居此地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
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三十
有二年有彗見于東方公患之召晏子而問焉公曰
寡人聞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
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今寡人德
薄行鮮以獲罪於百姓諸侯不說於義寡人之過也
子盍為寡人祝之晏子對曰嬰聞之祝有益也而祝
無損也今百姓之誹謗一也諸侯之譏讓二也讒慝
之臣蔽君明三也君若誅之則是誅百姓也若祝之
則是祝百姓之讒慝之臣也祝之奚益公曰善哉吾
今而後聞社稷之有祝也梁丘據與裔款見公公泫
然流涕而嘆曰吾有此國也數十年矣一旦離之將
誰與處晏子曰君之言過也古之有國者視君之所
樂以觀其德義而順之德義不愆而樂不淫則國家
治矣君出語臣不順臣出令民不從君出令臣順之
臣出令民從之故民聽而不悖事行而不留上下和
同以守社稷神人無怨君臣固然今據與君同者也
君曰可據亦可君曰否據亦否是以水濟水誰能食
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則樂
亦不和也公曰善哉古而無死樂其若何晏子對曰
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
地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
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三十有二
年有彗見于東方公患之召晏子而問焉公曰寡人
聞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
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今寡人德薄行
鮮以獲罪於百姓諸侯不說於義寡人之過也子盍
為寡人祝之晏子對曰嬰聞之祝有益也而祝無損
也今百姓之誹謗一也諸侯之譏讓二也讒慝之臣
蔽君明三也君若誅之則是誅百姓也若祝之則是
祝百姓之讒慝之臣也祝之奚益公曰善哉吾今而
後聞社稷之有祝也梁丘據與裔款見公公泫然流
涕而嘆曰吾有此國也數十年矣一旦離之將誰與
處晏子曰君之言過也古之有國者視君之所樂以
觀其德義而順之德義不愆而樂不淫則國家治矣
君出語臣不順臣出令民不從君出令臣順之臣出
令民從之故民聽而不悖事行而不留上下和同以
守社稷神人無怨君臣固然今據與君同者也君曰
可據亦可君曰否據亦否是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
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則樂亦不
和也公曰善哉古而無死樂其若何晏子對曰古而
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
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
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三十有二年有
彗見于東方公患之召晏子而問焉公曰寡人聞泰
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
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今寡人德薄行鮮以
獲罪於百姓諸侯不說於義寡人之過也子盍為寡
人祝之晏子對曰嬰聞之祝有益也而祝無損也今
百姓之誹謗一也諸侯之譏讓二也讒慝之臣蔽君
明三也君若誅之則是誅百姓也若祝之則是祝百
姓之讒慝之臣也祝之奚益公曰善哉吾今而後聞
社稷之有祝也梁丘據與裔款見公公泫然流涕而
嘆曰吾有此國也數十年矣一旦離之將誰與處晏
子曰君之言過也古之有國者視君之所樂以觀其
德義而順之德義不愆而樂不淫則國家治矣君出
語臣不順臣出令民不從君出令臣順之臣出令民
從之故民聽而不悖事行而不留上下和同以守社
稷神人無怨君臣固然今據與君同者也君曰可據
亦可君曰否據亦否是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
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則樂亦不和也
公曰善哉古而無死樂其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
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前因
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
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三十有二年有彗見
于東方公患之召晏子而問焉公曰寡人聞泰山不
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
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今寡人德薄行鮮以獲罪
於百姓諸侯不說於義寡人之過也子盍為寡人祝
之晏子對曰嬰聞之祝有益也而祝無損也今百姓
之誹謗一也諸侯之譏讓二也讒慝之臣蔽君明三
也君若誅之則是誅百姓也若祝之則是祝百姓之
讒慝之臣也祝之奚益公曰善哉吾今而後聞社稷
之有祝也梁丘據與裔款見公公泫然流涕而嘆曰
吾有此國也數十年矣一旦離之將誰與處晏子曰
君之言過也古之有國者視君之所樂以觀其德義
而順之德義不愆而樂不淫則國家治矣君出語臣
不順臣出令民不從君出令臣順之臣出令民從之
故民聽而不悖事行而不留上下和同以守社稷神
人無怨君臣固然今據與君同者也君曰可據亦可
君曰否據亦否是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
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則樂亦不和也公曰
善哉古而無死樂其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
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前因之有
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
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三十有二年有彗見于東
方公患之召晏子而問焉公曰寡人聞泰山不讓土
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
卻衆庶故能明其德今寡人德薄行鮮以獲罪於百
姓諸侯不說於義寡人之過也子盍為寡人祝之晏
子對曰嬰聞之祝有益也而祝無損也今百姓之誹
謗一也諸侯之譏讓二也讒慝之臣蔽君明三也君
若誅之則是誅百姓也若祝之則是祝百姓之讒慝
之臣也祝之奚益公曰善哉吾今而後聞社稷之有
祝也梁丘據與裔款見公公泫然流涕而嘆曰吾有
此國也數十年矣一旦離之將誰與處晏子曰君之
言過也古之有國者視君之所樂以觀其德義而順
之德義不愆而樂不淫則國家治矣君出語臣不順
臣出令民不從君出令臣順之臣出令民從之故民
聽而不悖事行而不留上下和同以守社稷神人無
怨君臣固然今據與君同者也君曰可據亦可君曰
否據亦否是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
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則樂亦不和也公曰善哉
古而無死樂其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
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前因之有逢伯
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
氏之樂非君所願也三十有二年有彗見于東方公
患之召晏子而問焉公曰寡人聞泰山不讓土壤故
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
庶故能明其德今寡人德薄行鮮以獲罪於百姓諸
侯不說於義寡人之過也子盍為寡人祝之晏子對
曰嬰聞之祝有益也而祝無損也今百姓之誹謗一
也諸侯之譏讓二也讒慝之臣蔽君明三也君若誅
之則是誅百姓也若祝之則是祝百姓之讒慝之臣
也祝之奚益公曰善哉吾今而後聞社稷之有祝也
梁丘據與裔款見公公泫然流涕而嘆曰吾有此國
也數十年矣一旦離之將誰與處晏子曰君之言過
也古之有國者視君之所樂以觀其德義而順之德
義不愆而樂不淫則國家治矣君出語臣不順臣出
令民不從君出令臣順之臣出令民從之故民聽而
不悖事行而不留上下和同以守社稷神人無怨君
臣固然今據與君同者也君曰可據亦可君曰否據
亦否是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
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則樂亦不和也公曰善哉古而
無死樂其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
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因
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
樂非君所願也三十有二年有彗見于東方公患之
召晏子而問焉公曰寡人聞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
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
能明其德今寡人德薄行鮮以獲罪於百姓諸侯不
說於義寡人之過也子盍為寡人祝之晏子對曰嬰
聞之祝有益也而祝無損也今百姓之誹謗一也諸
侯之譏讓二也讒慝之臣蔽君明三也君若誅之則
是誅百姓也若祝之則是祝百姓之讒慝之臣也祝
之奚益公曰善哉吾今而後聞社稷之有祝也梁丘
據與裔款見公公泫然流涕而嘆曰吾有此國也數
十年矣一旦離之將誰與處晏子曰君之言過也古
之有國者視君之所樂以觀其德義而順之德義不
愆而樂不淫則國家治矣君出語臣不順臣出令民
不從君出令臣順之臣出令民從之故民聽而不悖
事行而不留上下和同以守社稷神人無怨君臣固
然今據與君同者也君曰可據亦可君曰否據亦否
是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
之不可也如是則樂亦不和也公曰善哉古而無死
樂其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
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
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
君所願也三十有二年有彗見于東方公患之召晏
子而問焉公曰寡人聞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
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
其德今寡人德薄行鮮以獲罪於百姓諸侯不說於
義寡人之過也子盍為寡人祝之晏子對曰嬰聞之
祝有益也而祝無損也今百姓之誹謗一也諸侯之
譏讓二也讒慝之臣蔽君明三也君若誅之則是誅
百姓也若祝之則是祝百姓之讒慝之臣也祝之奚
益公曰善哉吾今而後聞社稷之有祝也梁丘據與
裔款見公公泫然流涕而嘆曰吾有此國也數十年
矣一旦離之將誰與處晏子曰君之言過也古之有
國者視君之所樂以觀其德義而順之德義不愆而
樂不淫則國家治矣君出語臣不順臣出令民不從
君出令臣順之臣出令民從之故民聽而不悖事行
而不留上下和同以守社稷神人無怨君臣固然今
據與君同者也君曰可據亦可君曰否據亦否是以
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
可也如是則樂亦不和也公曰善哉古而無死樂其
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
爽鳩氏始居此地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
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
願也三十有二年有彗見于東方公患之召晏子而
問焉公曰寡人聞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
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
今寡人德薄行鮮以獲罪於百姓諸侯不說於義寡
人之過也子盍為寡人祝之晏子對曰嬰聞之祝有
益也而祝無損也今百姓之誹謗一也諸侯之譏讓
二也讒慝之臣蔽君明三也君若誅之則是誅百姓
也若祝之則是祝百姓之讒慝之臣也祝之奚益公
曰善哉吾今而後聞社稷之有祝也梁丘據與裔款
見公公泫然流涕而嘆曰吾有此國也數十年矣一
旦離之將誰與處晏子曰君之言過也古之有國者
視君之所樂以觀其德義而順之德義不愆而樂不
淫則國家治矣君出語臣不順臣出令民不從君出
令臣順之臣出令民從之故民聽而不悖事行而不
留上下和同以守社稷神人無怨君臣固然今據與
君同者也君曰可據亦可君曰否據亦否是以水濟
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
如是則樂亦不和也公曰善哉古而無死樂其若何
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
氏始居此地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
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三十有二年有彗見于東方公患之召晏子而問焉
公曰寡人聞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
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今寡
人德薄行鮮以獲罪於百姓諸侯不說於義寡人之
過也子盍為寡人祝之晏子對曰嬰聞之祝有益也
而祝無損也今百姓之誹謗一也諸侯之譏讓二也
讒慝之臣蔽君明三也君若誅之則是誅百姓也若
祝之則是祝百姓之讒慝之臣也祝之奚益公曰善
哉吾今而後聞社稷之有祝也梁丘據與裔款見公
公泫然流涕而嘆曰吾有此國也數十年矣一旦離
之將誰與處晏子曰君之言過也古之有國者視君
之所樂以觀其德義而順之德義不愆而樂不淫則
國家治矣君出語臣不順臣出令民不從君出令臣
順之臣出令民從之故民聽而不悖事行而不留上
下和同以守社稷神人無怨君臣固然今據與君同
者也君曰可據亦可君曰否據亦否是以水濟水誰
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則樂亦不和也公曰善哉古而無死樂其若何晏子
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
居此地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
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三十
有二年有彗見于東方公患之召晏子而問焉公曰
寡人聞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
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今寡人德
薄行鮮以獲罪於百姓諸侯不說於義寡人之過也
子盍為寡人祝之晏子對曰嬰聞之祝有益也而祝
無損也今百姓之誹謗一也諸侯之譏讓二也讒慝
之臣蔽君明三也君若誅之則是誅百姓也若祝之
則是祝百姓之讒慝之臣也祝之奚益公曰善哉吾
今而後聞社稷之有祝也梁丘據與裔款見公公泫
然流涕而嘆曰吾有此國也數十年矣一旦離之將
誰與處晏子曰君之言過也古之有國者視君之所
樂以觀其德義而順之德義不愆而樂不淫則國家
治矣君出語臣不順臣出令民不從君出令臣順之
臣出令民從之故民聽而不悖事行而不留上下和
同以守社稷神人無怨君臣固然今據與君同者也
君曰可據亦可君曰否據亦否是以水濟水誰能食
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則樂
亦不和也公曰善哉古而無死樂其若何晏子對曰
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
地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
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三十有二
年有彗見于東方公患之召晏子而問焉公曰寡人
聞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
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今寡人德薄行
鮮以獲罪於百姓諸侯不說於義寡人之過也子盍
為寡人祝之晏子對曰嬰聞之祝有益也而祝無損
也今百姓之誹謗一也諸侯之譏讓二也讒慝之臣
蔽君明三也君若誅之則是誅百姓也若祝之則是
祝百姓之讒慝之臣也祝之奚益公曰善哉吾今而
後聞社稷之有祝也梁丘據與裔款見公公泫然流
涕而嘆曰吾有此國也數十年矣一旦離之將誰與
處晏子曰君之言過也古之有國者視君之所樂以
觀其德義而順之德義不愆而樂不淫則國家治矣
君出語臣不順臣出令民不從君出令臣順之臣出
令民從之故民聽而不悖事行而不留上下和同以
守社稷神人無怨君臣固然今據與君同者也君曰
可據亦可君曰否據亦否是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
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則樂亦不
和也公曰善哉古而無死樂其若何晏子對曰古而
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
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
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三十有二年有
彗見于東方公患之召晏子而問焉公曰寡人聞泰
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
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今寡人德薄行鮮以
獲罪於百姓諸侯不說於義寡人之過也子盍為寡
人祝之晏子對曰嬰聞之祝有益也而祝無損也今
百姓之誹謗一也諸侯之譏讓二也讒慝之臣蔽君
明三也君若誅之則是誅百姓也若祝之則是祝百
姓之讒慝之臣也祝之奚益公曰善哉吾今而後聞
社稷之有祝也梁丘據與裔款見公公泫然流涕而
嘆曰吾有此國也數十年矣一旦離之將誰與處晏
子曰君之言過也古之有國者視君之所樂以觀其
德義而順之德義不愆而樂不淫則國家治矣君出
語臣不順臣出令民不從君出令臣順之臣出令民
從之故民聽而不悖事行而不留上下和同以守社
稷神人無怨君臣固然今據與君同者也君曰可據
亦可君曰否據亦否是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
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則樂亦不和也
公曰善哉古而無死樂其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
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前因
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
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三十有二年有彗見
于東方公患之召晏子而問焉公曰寡人聞泰山不
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
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今寡人德薄行鮮以獲罪
於百姓諸侯不說於義寡人之過也子盍為寡人祝
之晏子對曰嬰聞之祝有益也而祝無損也今百姓
之誹謗一也諸侯之譏讓二也讒慝之臣蔽君明三
也君若誅之則是誅百姓也若祝之則是祝百姓之
讒慝之臣也祝之奚益公曰善哉吾今而後聞社稷
之有祝也梁丘據與裔款見公公泫然流涕而嘆曰
吾有此國也數十年矣一旦離之將誰與處晏子曰
君之言過也古之有國者視君之所樂以觀其德義
而順之德義不愆而樂不淫則國家治矣君出語臣
不順臣出令民不從君出令臣順之臣出令民從之
故民聽而不悖事行而不留上下和同以守社稷神
人無怨君臣固然今據與君同者也君曰可據亦可
君曰否據亦否是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
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則樂亦不和也公曰
善哉古而無死樂其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
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前因之有
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
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三十有二年有彗見于東
方公患之召晏子而問焉公曰寡人聞泰山不讓土
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
卻衆庶故能明其德今寡人德薄行鮮以獲罪於百
姓諸侯不說於義寡人之過也子盍為寡人祝之晏
子對曰嬰聞之祝有益也而祝無損也今百姓之誹
謗一也諸侯之譏讓二也讒慝之臣蔽君明三也君
若誅之則是誅百姓也若祝之則是祝百姓之讒慝
之臣也祝之奚益公曰善哉吾今而後聞社稷之有
祝也梁丘據與裔款見公公泫然流涕而嘆曰吾有
此國也數十年矣一旦離之將誰與處晏子曰君之
言過也古之有國者視君之所樂以觀其德義而順
之德義不愆而樂不淫則國家治矣君出語臣不順
臣出令民

陳氏務施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苟少惰陳氏而不立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已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交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至也對曰善哉寡人今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

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之時越石父賢在縲紲之中晏子出遭之涂解左驂贖之載與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難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之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悟而贖我是知己矣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相時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見其夫擁大蓋策駟馬意氣

甚自得已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
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
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
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
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晏子卒有子曰圉
邴夏御公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丑緩爲右公馳
之郤克傷於矢將病彊之鼓音不絕馬逸不能止師從
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中御而從公丑父
其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前兩馬還繞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
於其下以脇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
繫馬前丑父教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
爲右載公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
無有代其君任患者矣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
不難以死免其君義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
之公求丑父三入三出而後已
崔武子杼丁公之族也丁公適子季子食采於崔其後以
邑爲氏杼事惠公有寵高國畏其福也公卒而逐之奔衛

既而得復靈公八年使爲大夫公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聶聲姬生光以爲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太子公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閒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太子夙沙衛爲少傅公疾武子微逆光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靈公卒光即位是爲莊公莊公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教公易已衛懼奔高唐以叛武子殺高厚於灑藍而棄

其室四年公伐衛將遂伐晉武子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閒於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於君何文子退告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已而公聞有晉師使陳無宇如楚乞師武子帥師送之遂伐晉侵介根六年武子帥師伐魯襄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杼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

之婦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高見棠
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下臣出自
上不可武子笑之遇困之六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
曰夫從風風隕婁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所恃
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發也何害
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
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固是又以
[illegible]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公說于晉而不獲間公

報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閒公夏五月莒爲且
于之役故莒子來朝甲戌享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
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與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
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
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崔
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
命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
孫敖封具鐸父襲伋僕壇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
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

孥免我將死之其寧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驪姬于平陰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始叔孫宣伯之來奔也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太宮太史氏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東而出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興曰崔慶將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舍我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奔莒依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亮弁諸士孫之里四婁不踖下車七乘不以兵車崔子生成及彊而寡婁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嘗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氏有疾屬之而立明景公二年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與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吾子敢以

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吾若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汝於是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侍駕不得使圍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獲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師以攻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得其家其妻縊嫳復合於崔氏且御而歸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而藏之明日遂出奔于魯而崔宗遂滅

慶封字子家桓公之後也桓公生公子無虧無虧生慶克慶克生慶封慶封以父名爲氏崔杼之嬖於惠公也慶封附之崔杼弑莊公而立景公舉慶封爲左相與之並政號崔慶焉崔杼之家亂也慶封用盧蒲嫳之謀遂滅崔氏獨當齊國慶封多欲好田而耆酒與其子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慶

舍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辟姓子不辟宗何也癸曰宗不予辟予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予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甕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嬖嬖曰譬之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析歸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其子無宇曰禍將作矣

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舍兆曰或十攻讎敢獻其兆慶舍曰克見血景公二年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封卜之示之兆曰死無宇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慶嗣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北舟發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我告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吾入子慢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

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莅事鬻盾之且止之
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爲卫慶繩爲上獻盧蒲癸
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爲
優慶氏之馬善驚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
魚里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盧
蒲癸自後刺慶舍王何以戈擊之斮其左肩猫援廟桷
動於甍以組壺投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
曰羣臣爲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
歸遇告亂者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
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奔于魯獻車于季武子美澤
可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
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亦不
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
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
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
之也將聚而殲之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
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
反其邑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辭之與北郭佐邑六十

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釋盧
蒲嫳于北境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
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
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樞於是得之十二
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
十年楚靈王立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克之執齊
慶封盡滅其族

楚

鬬伯比楚大夫芈姓若敖熊儀之後也以邑爲氏武王

三十五年東侵蕭使漢東喜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
使少師董成伯比言於武王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
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
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
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
季梁在何益無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
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
方授楚楚之羸旨驕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
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

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饑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
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
曰六民神之主也是以聖人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
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
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蠹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
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
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
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
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
各有心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隨
後二年隨少師有寵治此曰可矣離有釁衆不可失也夏
武王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
以怒我而怠惓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
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
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
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
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秘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伯比

曰天亡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四十二年王使
鄧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
不固矣遂入見于王曰必濟師王辭焉入告大夫人鄧曼
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
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
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
假易也不然豈不知楚師之盡行歟楚子使賴人追
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諜者有刑及鄖亂次以濟遂
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縛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
于荒谷羣帥因于冶父以聽刑武王曰孤之罪也若
之
鬬子文伯比之子也初若敖娶於邬生伯比若敖卒從
母畜於邬通於邬子之女生子文邬夫人使棄諸夢荒
乳之邬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
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而以其女妻伯比
成王二八年令尹子元見叔使子文爲令尹子文賢以楚
之多故也自毀其家以紓國難十七年子文卒楚滅弦

方是時齊桓公霸江黃道桓方睦於齊楚弦國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十三年十二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子文帥師伐之取成而還及城頓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故遂相之初子文讓之曰凡立廷理所之聞其令尹之族也遂讓之子文讓之曰凡立廷理所以司法也故貴上持法豈而不撓剛而不折吾爲令尹以率士民感怨吾而不能勉之於法吾族之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縱之是吾不忠著於國也執國之政而以私聞與其生以無義不若有死而已廷理懼廷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乃出廷理國人歌之子文爲令尹四十年緇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家無一日之積王聞之於是每朝設一束脯一筐糧以益子文之祿子文逃之王止而後或謂之曰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曰夫從政所以庇民也民常貧而我取富是勸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司馬子良子文之弟也

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能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戚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遠行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子文卒其子鬬般爲令尹越椒爲司馬鬻賈爲工正莊王之九年越椒與鬻賈譖鬬般殺之而吾其位以鬻賈代已既而又惡鬻賈復殺之遂廢于瀋野將攻王王以文成穆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師于漳澨秋七月戊戌若敖子與若敖氏戰于皇滸越椒射王汰輈及鼓跗著於干盾子文射汰輈以貫笠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二矢焉越椒竊其二盡於是矣敢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夫也夫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其子孫當昭王時爲司馬郟之戰與子重俱將大公子側字子反事莊王爲司馬郟公敗晉師而還莊王九年圍宋踰年不克宋華元夜入

楚師登子反之巢以病宋子反以告十二月遂許平語具
魯二元傳共王四年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
陵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敖之田晉欒書救許伐鄭取汜
祭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皆成攝鄭伯之辭子反
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
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偪不足以知二國之成十
五年宋共公薨楚將北侵鄭衛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
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於是共王
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櫟武
子欲報楚韓厥曰無庸徒勞民耳將叛之無民孰
戰明年共王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
鄭叛晉從楚盟于武城晉人伐鄭共王救之子反將中
軍子重將左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
何如申叔曰必敗語在申叔傳鄭姚句耳自楚還言於
子駟曰楚師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
失列喪將何以戰懼不可用也夏五月晉楚戰于鄢陵
共王傷目自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
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知之亦

徇于軍爲復戰之備而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與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王還及瑕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弊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蓋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爲賈拏伯嬴莊姓蚡冒之後漢文章食邑於蓼故以命氏

成王時子玉代文治兵於蹻終朝而畢蹻七人晉公子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蓼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公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莊王二十二年大饑戎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率羣蠻以叛楚麋

陳有殺子文使爲令尹王將圖荊

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棄人
謀徙於阪高為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
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
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
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澨使廬戮黎
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窓三宿而逸曰庸師
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
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
冒冬以服堅陳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佳禆艫魚人實
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莊王乘馬會師
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伊以伐庸秦人
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賈之本謀也六年
莊王及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穿救陳會諸侯于棐林
以伐鄭為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九年
令尹子文卒子揚為令尹子越為司馬為賈為工正賈
與子越譖平揚而殺之故子越為令尹已為司馬子越
惡之乃以君教氏之族圖賈於轑陽而殺之
為艾獵為賈之子也亦曰孫叔敖莊王九年為賈見孫

叔敖於王既而隱於民閒不仕令尹虞丘子言於王曰
臣之尸祿久矣民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
止久踐高位妨賢礙能臣知罪矣闕有下里之士孫叔
敖昔亮巖多能其性無欲君能舉而授之以政則國可
使理民可使附社稷以事迎之既至使爲令尹虞丘
子之族犯法孫叔敖執而殺之虞丘子喜入見王曰臣
言孫叔敖果能持政矣王曰是夫子之賜也十六年孫
叔敖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畢
板幹稱畚築程

工物議遠邇各基趾具餱糧要有期

三旬而成不愆于素孫叔敖相楚甚牟而楚國大治莊
王以霸其始爲相也賀客畢至有老父衣鹿衣冠白冠
最後來且弔孫叔敖曰王不以臣爲不肖使相楚國國
人皆賀而子獨弔豈有說乎父曰然身已貴而驕人者
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足者患
隨之是以來弔也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
曰身已貴而意益下位已高而心益恭祿已厚而不敢
取君謹守此足以理楚國矣故孫叔敖之爲令尹妻不
衣帛馬不食粟常乘棧車牝馬披羖羊之裘從者曰車

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温何不爲也孫叔曰吾聞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無德以堪之矣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啚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必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間有寢丘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惟此孫叔敖死王果以善地封其子其子不受而請寢丘馬王與之四百邑其後祀十世不絶云

申叔時楚大夫爲申公故曰申叔時莊王使士亹傅大子審辭曰臣不才無能益馬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也而姦子大豈不欲其善哉不欲其善不啓我欲其不實也久矣中國於甲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爲之二十之則教之樂以疏其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

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畢之制節義以勤行之
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
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與乎夫子踐
位則退自退則敬否則赦莊王十五年陳夏徵舒弑其
君靈公王使人謂陳曰無動予將有討於少西氏明年
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申叔時使於齊反
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討
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
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

忘使知廢興者而戒
爲善是而不從動而
翼之悛而不攝則身
以固之攝而不徹則
信明度量以導之義
孝明敬戒以導之事
明除害以導之武
明齊肅以耀之臨
朝之威儀以先

戮之君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也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僻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十九年莊王伐宋踰年宋人未服楚師將歸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以病告遂與之平共王十五年將北侵鄭衛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既侵鄭鄭人不服明年王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晉侯伐鄭楚師救之子反將中軍子重將左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

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庞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内棄其民而外絶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遂戰于鄢陵楚師敗績子反死之伯州犁晉伯宗之子也伯宗之難伯州犁來奔共王以爲太宰共王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王登巢車以望晉軍令尹子重使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戰也并卷幕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時楚之亡臣苗賁皇在晉厲公之側亦以王卒告公既而合戰楚師敗績康王十三年楚及秦人侵鄭至于城麇鄭皇頡成之晉與楚師戰敗爲寧封成所囚公子圍與之爭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寧封

成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頃王子弱焉楚人以皇頡歸十四年宋向戌欲弭兵合晉楚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令尹子木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以爲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用信太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安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明年而子木死鄢敖四年公子圍聘于鄭且饗焉公孫段氏既聘將以衆逆子

產患之使行人請壞以聽命圍使太宰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將謂圍使曰幣民撫而有室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產猶有辭圍知其有備垂櫜而入入逆而出送會于鍾離衛人謂其似君也太宰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行人揮曰假不反矣太宰使與公子黑肱城鍾離及鄢圍遂弒鄢敖自立是

爲靈王使殺伯州犂于郟云
沈尹戌莊王曾孫也爲左司馬平王六年楚城州來沈
尹戌曰楚人必敗昔昊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
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耽吳能無敗乎侍者曰
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
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
量民人日駭勞罷轉死亦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
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
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物成
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
郢守已卑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
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
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
禮不僭不貪不懦不着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
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赦蚡冒至于武
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
不亦難乎平王爲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

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其兆在於此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昭王元年費無極鄢將師謀讒郤宛而殺之子常信之遂及陽令終與晉陳皆盡滅其族黨國人多謗於子常沈尹戌言於令尹曰夫左尹與中厩尹莫知其罪而殺之以興謗讒至于今不已戚也感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然平王之溫憲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獲諸侯通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令尹圖之而不早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常以滅三族國人謂子常貪而不恤其家而愛讒以自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於三郤之罪

也敢不良圖於吳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喜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十五年蔡侯吳子唐侯來伐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我用革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昭右司馬毅吳舟于淮汭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子常從之既戰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左司馬戌及息帥

楚敗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聞盧放鼓鈺於囊瓦而信之故及於難

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者吳公子囘聞其言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成

實失子可哉二臣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裘剄而

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其子曰沈諸梁而

公孫歸生號聲子字子家大師子朝之子也初伍參與

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伍舉娶於范公子牟

為由大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

子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

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遂如楚

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祀禋度童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平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其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殖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飲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樂不樂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實諸戎東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龍汭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之大華

夏則祈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鄧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逋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及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陳師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蠻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蠻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行鄉導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馭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遂適巢召申舟命至今爲患則子蠻之亂伯嬴之子黃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逋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其在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卒師憊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

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請諸王益其祿而歸之伍舉者伍參之子也其先食采於椒亦曰椒舉伍參嬖於莊王莊王之圍鄭也晉師救之王聞晉師既濟河欲還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爲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而北之戰于邲晉師敗績參死伍舉以公子牟故奔晉以聲子力得復於楚鄭教四年令尹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公子圍既立是爲靈王三年使椒舉使晉求諸侯叔舉致命曰寡君有惠賜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

以請於諸侯晉侯許之請諸侯皆許是年晉楚合諸侯於
申椒舉言於王曰豈圖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
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
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
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
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
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
師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小
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
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大子佐後至王問於武
城父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
武城寡君將隋幣焉敢謝後見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
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靈
命也夏啓爲有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陽之蒐東
夷叛之周幽爲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
王以諸侯伐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

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惟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賀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

遷啓彊與斐同奔吳即位殺伍州犂使啓彊爲大宰靈王四年晉韓宣子來送女叔向爲介王勞之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一卿一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以羊舌肸言信可以事之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遷啓彊曰可苟有其備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宗覲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守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奏鼓不出竟有好貨粮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至也國家之敗亡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

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
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求耻之以召寇讎備
之若何誰其重此共有其人耻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
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廣至求昏而鬻女
吾肹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
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
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羣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一作也）
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拊五卿八大夫輔
韓須楊石因其子家九縣皆彊縣各戴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
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
戮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怒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
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
大夫無辱尋為二子禮而歸之六年靈王成章華之臺願
與諸侯落之遠啓疆曰臣能得魯侯王使召之辭曰昔先
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衛父
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

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
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十矣喜懼惠之未至唯襄公之辱臨
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
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寡君龍靈實國以信蜀之役致君
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賜矣何罪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
賴之豈惟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嘗幣
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曾侯從之靈王五年曾侯于新臺
使長驅者相好以大盟既而諼之悔之遠彼召陵闔之見曾侯曾
侯語之拜賀曾侯問其故對曰蠻夷猾夏侯欲此久矣寡君

無適與也而傳之君君其備禦
乎曾侯懼而反之
申無宇仕楚爲莘尹故曰莘尹無宇靈王立會諸侯于
申遂滅賴遷賴於鄢既又欲遷許於賴城之而還申無
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
莫校王心不違民其誰堪乎不堪王王
命乃禍亂也初靈王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于丘無
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

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宰辭曰
天子經畧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
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
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
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
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
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
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

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王事無乃闕乎武王
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
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六之法
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
赦之十年靈王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
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王城陳蔡不業天使公
子棄疾爲蔡公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
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
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

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驕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
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臣何如對曰鄭亡櫟實殺曼伯
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
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若大必掉君所知也後陳
蔡亦亂竟如其言焉申無宇之子曰申亥靈王乾谿之難
也王沿夏將入于鄢申亥曰吾從王命王弗誅惠孰
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從王求王遇諸諫尒闉以
歸王縊于芊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然丹字子革鄭大夫子瑕之子[illegible]王六年[illegible]
北之亂

子革奔楚楚人以爲右尹[illegible]靈王十一年狩于州來[illegible]于頴
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illegible]以懼
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illegible]翠被
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
鼻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殺[illegible]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
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
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
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

也蓼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吾王將唯命
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
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平對曰與
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
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
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是畏也又加之以楚
敢不畏君王哉王卒路請曰君王命剥圭以爲鐻秘敢
請命王入視之祈父謂子革曰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
言如響晉國其若之何子革曰靡廣以須王出吾刃將斬
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
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
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
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
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平對曰能其
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
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既遠子革曰請待于郊
以聽國人王曰晉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

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秦平王立使然丹簡于王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人勿貪採色弗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匿蠻淹滯禮新叙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能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子北平之謀也及平王聞蠻氏之亂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請立其子楚子從之

公子貞字子囊莊王之子也共王之二十二年代公子

壬夫爲令尹是歲子囊伐陳諸侯救之乃止二十五年又圍陳諸侯復會于鄭以救之秋伐鄭討其侵蔡也鄭請從乃止及鄭平二十七年秦景公使士雅來乞師將以伐晉共王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五吕不能與晉爭晉

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知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雖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雖貴而欒黶勤上之使佐上軍

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吾明臣忠上讓下競當

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吾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於是子囊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以鄭之服楚也謀欲逼鄭故城虎牢而戍之子囊救鄭晉人以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悉師以伐鄭鄭人使良霄宋人使華閱石盖來告急晉荀罃士魴梁益耳魯子囊乃還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師將以伐鄭與鄭伯盟之移師伐宋諸侯之明年子囊及秦詹伐宋以報晉之取鄭也共王疾公生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秦春秋宠多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福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諡之共大夫從之鄭良霄及石奚猶在楚石奚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

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偏使睦而疾楚以固於
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使相牽
引也不猶愈乎子囊歸之吳聞楚喪以侵楚康王惡之
使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
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
人敗之子囊至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
子謂子囊忠君蒞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備社稷可不
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遂子馮孫叔敖之子也康王二年令尹子囊卒公子午
為令尹子馮為大司馬及公子午卒王使子馮為令尹
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
疾辭方暑關地下氷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康王
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無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
尹觀起有寵於子南未益祿而有焉數十乘楚人患之
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事王每見之必泣棄
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
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若乎對曰父戮子君君焉用之
洩命重刑臣亦不為也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

竟子南之臣謂棄疾曰行乎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子馮為令尹子馮既相楚有寵於子馮者八人皆無祿而多焉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骨肉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矣

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十一年楚子為舟師以伐吳吳怨楚而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子馮曰不可彼告不叛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遷明年子馮卒舒鳩人卒叛楚師滅之

屈建字子木楚之公族也其先屈瑕食采於屈因以命氏世為莫敖建之父曰屈到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

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
老曰夫子屬之屈建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莫法刑
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庇先王下之可以訓後
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
大夫有羊鎖士有豚犬之奠無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
醢則上下供之不善珍異不陳蔑侈夫子不以莫私欲
干國之典遂不用康王九年屈建為莫敖十二年代薳
子馮為令尹舒鳩人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
救之子木遂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辦子孟帥左

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
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
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子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
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
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
楚滅舒鳩子馮之子薳掩為大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
兵於是薳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
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皐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
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楚是以興楚

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向也將伐舒鳩蕩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今叛而獲之蕩子之功也以與蕩掩十四年與晉趙武會諸侯于宋將以殊兵也子木衷甲欲以害晉而不能宋人兼享晉楚大夫子木與趙孟言不能對使叔向傳言焉子木亦不能對既盟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霸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蔑以當之未可與競也明年子木卒趙孟喪之如同盟焉於是王子圍為令尹

囊瓦字子常子囊之孫也以王父字為氏平王之十年代陽匄為令尹平王卒子常欲立其庶長子公子申公子申怒其歸惡名於己也欲殺之子常懼乃立昭王語具子西傳中昭王之元年吳王僚因楚喪故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王使囊瓦為左司馬戍帥都君子與王馬屬以濟師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麇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

退吳公子光乘二公子兵之在外也國無備伏甲而謁王僚使勇士鱄諸刺殺之而自立是爲王闔廬於是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亦還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讒郤宛焉謂子惡欲飲子酒（子惡郤宛）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實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惟諸門左無極

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救潛之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巳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信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藝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藝令曰不藝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藝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

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楚人謗令尹子常病之沈尹戌告子常子常殺無極與胥乃止語在沈尹戌傳八年
冬師盡滅其族以說國人謗乃止
蔡昭侯來朝爲兩佩與兩裘獻一佩一裘於王王服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人或公來朝有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竊馬者自拘於司敗曰吾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奉臣請相夫人以贖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父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初伍奢之子員爲吳行人以謀楚及子常殺郤宛伯氏之族皆出伯州犂之子嚭奔吳以爲太宰復爲楚讎以故楚白昭王以來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十一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

舉奔入蔡左司馬戌謂令尹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遠
吳師侵汝汝必反我以方城外人歸入守舉吳子先後擊之蔑不克矣子常從之既而惑於史
皇之言遽釋其功之獨出於司馬也乃濟漢而陳自小別
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
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於是二師陳
于柏舉吳士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死不
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
克弟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
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
常之卒奔楚師大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
乘廣先從楚師及清發楚師半濟吳又敗之楚人爲
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左司馬
戌死之昭王出奔入于雲中遂奔鄖鄖公以王奔隨吳
師及隨求王於隨隨人不與從懼而免焉
沈諸梁字子高沈尹戌之子也爲葉公故稱葉公諸梁
初太子建之見殺於鄭也其子勝在吳今尹子西欲召
之子高聞之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

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實之境乎高曰不可其為人也屢而不信愛而不仁詐而不智毅而不勇直而不秉周而不謀身屢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以謀蓋人詐也彊忍犯義毅也直而不顧不秉也周言棄德不淑也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也將焉用之彼其父為戮於楚其心又狥而不絜若其狥也不忘舊怨而不以絜修德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屢也足以復之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其不絜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若之以

義茂不克矣夫造勝人怨者皆不在矣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若其寵之毅貪無厭既能得之而耀之以大利不仁以長之思舊怨以修其心苟國有釁必不居矣非子職之其誰乎彼狥舊怨而欲大寵動而得人怨而有術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子西曰德其忘怨心余善之夫乃甚寧子高曰不然吾聞之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偏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偏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懼有惡焉

欲惡怨偏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戚而懼爲之上若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妾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夫惟無疾貴能者早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貴也爲之關籥藩籬而遠備閉之猶恐其至也是之爲日惕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狠子野心怨賊之人也其又何善乎若子不我告盍求若敖氏與子干子晳之族而近之安用勝也其能幾何昔齊桓驕傲以胡公入於具水耶歌

闔職戕懿公於囿竹晉長魚矯殺三郤於榭宰自圍人壁殺子般於次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是皆子之所聞也人求多聞善敗以監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昔也吾語子何如吾知逃也已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竟召之使處吳培爲白公勝居白有異圖謂其徒石乞曰王與二卿士子子西子期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劒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惠王十

年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曰吾厭葉公也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挾豫章以殺人而後免死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殺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尚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偪王必離聞其殺聚有營脩也而後入曰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不可遂劫以立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臣正王室而後庶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閨公陽宄官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舊心猶將庇君以徇諸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

子若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棄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葬乞曰此事克則爲卿不克則葬固其所也何害乃葬石乞諸梁兼二事（令尹司馬）國寧乃使子西之子寧爲令尹使子期之子寬爲司馬而老於葉初昊之入楚也子高之母與其弟宧藏見俘於昊宧藏不待而歸子高終身不正視之云

公子中字子西平王之庶長子也平王薨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初昊王闔廬之弒王僚也公子掩餘出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昭王四年昊王使徐人執掩餘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於是來奔昭王大封而定其徒使監焉尹大心逆昊公子使居養棄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

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已而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求[illegible]徐子失國來奔吳謀伐楚楚於是乎始病干

吳師伐楚戰于柏舉楚師大敗五戰及郢昭王涉雎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弋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由于徐蘇而從王遂奔隨子西收聚散卒以敗吳師于軍祥會秦救亦至吳師再敗吳王乃歸明年昭王入于郢王之奔隨也子西爲左尹與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復命于西問高厚弟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于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遏盜於雲中余受其戈所猶在祖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脾洩之事余弗能也

西謝之昭王既反國以子西爲令尹子期爲司馬王謂
子西曰方余奔隨時將涉於臣津尹固止我曰必殺之子西對曰子常惟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
復其所以志前惡是歲吳大子終纍敗楚師獲潘子
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王子期以陵師敗
繁陽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郢於都而改紀
政以定楚國二十二年吳師克越楚大夫又皆懼曰闔
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
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撫惠之矣昔闔廬食不二味
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
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其孤寡而共其
乏在軍熟食者分而後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
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
夫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
安能敗我二十七年吳伐陳昭五曰吾先君與陳有盟
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自春至秋七戰不言卜

不如死死一也其死難乎命公子申子西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子期亦不可則命公子啓子闾五辭而許之將戰王有疾方攻大冥王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迎越女之子章而立之章立是爲惠王惠王九年子西又子期伐吳及桐汭初平王大子建之見殺於鄭也其子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諸梁曰吾聞勝也許而亂無乃害乎子西

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潘黑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信約束之謂信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十年勝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劒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汝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乎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卬余冀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

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義事而西不悛勝與其徒石乞作
亂殺子西子期于朝

吳

延陵季子名札吳王壽夢之少子也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而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既除喪以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也言能守節不素餐也君有國非吾所

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以入國立季札不聽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及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王壽於是封季札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四年王使聘于魯見叔孫穆子說之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周樂爲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

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其衛風乎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齊曰美哉洋洋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如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已下無譏焉歌小雅曰美哉忠而

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也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詘近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也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招

簡曰德至矣哉大公矣如天之無不燾也如地之無不載
雖甚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吾有他樂吾不敢觀去魯
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
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
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去齊使於鄭
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
及子子為政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蘧瑗
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
也自衛如晉將舍於宿聞鍾聲曰異哉吾聞之辭而不
德必加於戮矣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
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
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將去謂叔向
曰吾子勉之吾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吾子
直必思自免於難季札之初使北過於徐君徐君好季
札劒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
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劒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
徐君已死尚誰與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

死倍吾忌哉十七年餘祭卒弟餘昧立四年十二餘昧卒
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
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
子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爲王王諸樊之子公子光
以爲吾父所以兄弟相傳者欲致位於季子也季子即
不受國吾當立乃陰求賢人欲以讓季札使於
晉先使人弒王僚自立爲王是爲闔廬季子至曰
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
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
之先人之適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至夫差王十一年
楚子期伐陳吳使季子救陳季子謂子期曰二君不務
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
民乃還初季子適齊反而喪其子葬於嬴博之閒孔子
曰延陵季子吳之知禮者也往觀之其坎深不至於泉
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既封左袒
右還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
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合於禮矣吳之先君被
髮文身裸以爲飾至壽夢時雖稍近治猶未通於上國

蓋殊俗也季子生蠻夷中行禮適義聞樂知政究觀人情深識國體非學而至蓋天性然也季子死年八十餘

伍員字子胥楚伍舉之孫而伍奢之子也奢有二子長曰尚員其次也平王使伍奢爲其太子建太傅又使費無極爲少傅無極失愛於建平王使無極爲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極馳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爲太子更求婦平王遂自取秦女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爲太子取婦無極既以奉女自媚於王因去太子而事王恐一旦正王卒而太子立殺己嘗讒惡太子建建

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居城父守邊無極又日夜讒太子於王曰自無極入秦女太子亦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爲亂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責問之伍奢知無極讒太子乃對平王曰王獨柰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恩乎無極曰今不制後悔也王遂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奮揚使人先告太子使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奔宋無極曰伍奢有二子不殺者爲楚國患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於是王使謂奢能

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至晉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爲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晉之爲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爲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晉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晉曰聞命矣有罪何以召子爲將射使者還走遂出奔聞太子建在宋往從之伍奢聞之曰晉已亡楚國其危哉楚人遂殺奢及尚伍晉既至宋宋有

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爲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晉懼乃與勝俱奔吳至昭關昭關欲執之伍晉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晉之急乃渡伍晉伍晉既渡解其劒曰此劒直百金今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晉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

豈徒百金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以爲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又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民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擧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還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爲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亦以自報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

子軫及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爲後是爲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郤宛伯氏皆出伯州犂之孫伯嚭亡奔吳吳亦以嚭爲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後闔廬弑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

會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灊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槩王以其屬五千人先擊子常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楚昭王出

亡入雲夢盜擊之王走隨又擊隨隨人欺王王亡之鄖鄖公鬬巢子懷曰平王殺伍奢子胥父兄其讎不可不報今昭王又奪其妻其可再乎乃與王奔隨吳兵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惠心報周室施及寡人以奬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昭王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己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初子胥與申包胥爲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能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吳兵入郢子胥求

昭王不獲乃搖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
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
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
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子
胥曰爲我謝包胥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
於是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
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
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
焉若君楚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奉
伯使醫和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以告對曰
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於庭牆而
哭日夜不絶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
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
帥車五百乘與楚師會于稷大敗吳兵于沂又敗于雍
澨吳王乃歸昭王入于郢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伐
楚取番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于鄀十九年闔廬伐
越越王句踐御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
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

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進刑敢歸死遂自剄
也師屬之目句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
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大差
使人立於庭高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
遂入越句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大宰
嚭以行成夫差將許之子胥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
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浇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
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
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
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
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浇
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
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
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
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
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

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吳王不聽乃與越
平十二年夫差將伐齊句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
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
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
之越不爲沼吳其滅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
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顚越不恭劓殄無遺育無
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夫不
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大宰嚭

害忠子胥因讒之於吳王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猜賊
王不可不備焉臣聞其使齊也乃屬其子於鮑氏夫爲
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爲先王之謀臣今不見
用居常鞅鞅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
乃使使賜子胥屬鏤之劒曰子以此死子胥仰天歎曰
嗟乎讒臣嚭將爲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而若
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
既得立欲分吳國半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聽諛臣
言以殺忠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爲

器而快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其後越王句踐竟滅吳殺吳王夫差誅太宰嚭以其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已比周也

越

范蠡本南陽人家於越初濮上人計然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筭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得其術以事越王句踐句踐父允常與吳王闔廬戰而深相怨伐允常卒句踐立闔廬乃興師伐越句踐擊敗吳師於檇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語其子夫差曰必無忘越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不可曰臣聞兵凶器也戰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兵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此爲之柰何蠡對曰夫種行成於吳子胥不可乃因太宰嚭而後入之吳卒

赦越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謀所以報吳欲使范蠡爲國政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爲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句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句踐將聽之以問范蠡蠡曰不可句踐再三彊之對曰未也天時不作弗爲人客人事不起弗爲之始故天因人聖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是以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福生於內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成大功故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藝往從其所剛柔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觀其民之飢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陰節而奪之利宜爲人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爲人主安取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王其待之及聞其勝齊誅子胥而後喜以爲天果棄之矣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精兵悉從王獨老弱與太子留守蠡曰可矣乃發習

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
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反自會乃使人厚禮以
請成范蠡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許之後四年而復伐之大
破吳師因以兵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
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以請於越乃願如會
稽之事句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
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君王早朝
罷晏非爲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朝而棄之可乎且天
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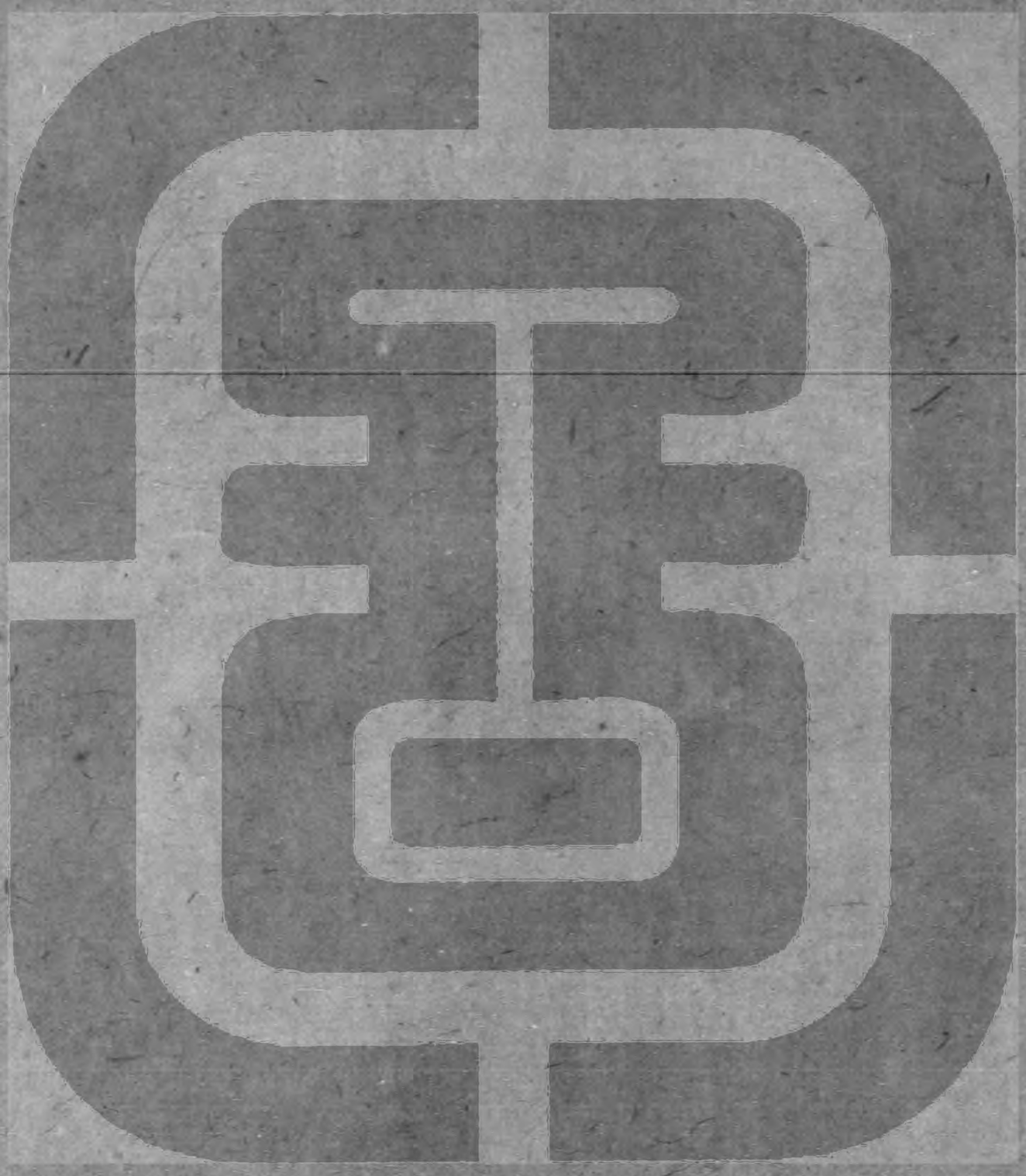
王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
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乃得罪使者退吳王知不
可乃自殺越於是會諸侯致貢於周元王賜之胙命爲
伯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而范蠡爲上將軍還反國范
蠡爲大名之下難久居且句踐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
患難難與同逸樂爲書辭句踐曰臣聞主憂則臣辱主
辱則臣死昔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既
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句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
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

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句踐表會稽山以爲范蠡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産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

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之請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乘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千莊生所聽其所爲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

楚莊生家貧郭披蓑蘿到門居甚貧長男發書進千金
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
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
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已
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
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
不宿誡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
短長也莊生閒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其此則害於楚
楚王素信莊生曰爲柰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
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
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
赦常封三錢之府昔日梁大赦朱公長男以爲赦
弟固當出也重千金空棄莊生無益也乃復見莊生
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爲弟言弟今議
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得金曰若自入室取
金長男卽自入室竊負金持去莊生羞爲兒子
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
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人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

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王不能禁乃以朱公
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
故而施惠乎今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
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
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不能忍者也
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
見我富素驕良逐財所從來故輕棄之非
所惜吝前日吾所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棄財故也而
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
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葬畢三徙三成名於天下非苟
去而已所止必成名享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列傳第三十

通志九十二